

錢鍾書著

人獸鬼

中國
僑出版社

人·兽·鬼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人·兽·鬼/钱钟书著,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
1999.7

ISBN 7—80120—316—X

I . 人 … II . 钱… III 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 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28213 号

著 者/钱钟书

责任编辑/江淑娟

经 销/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印 刷/北京昌平亭自庄福利印刷厂印刷

开 本/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/5 字数/80 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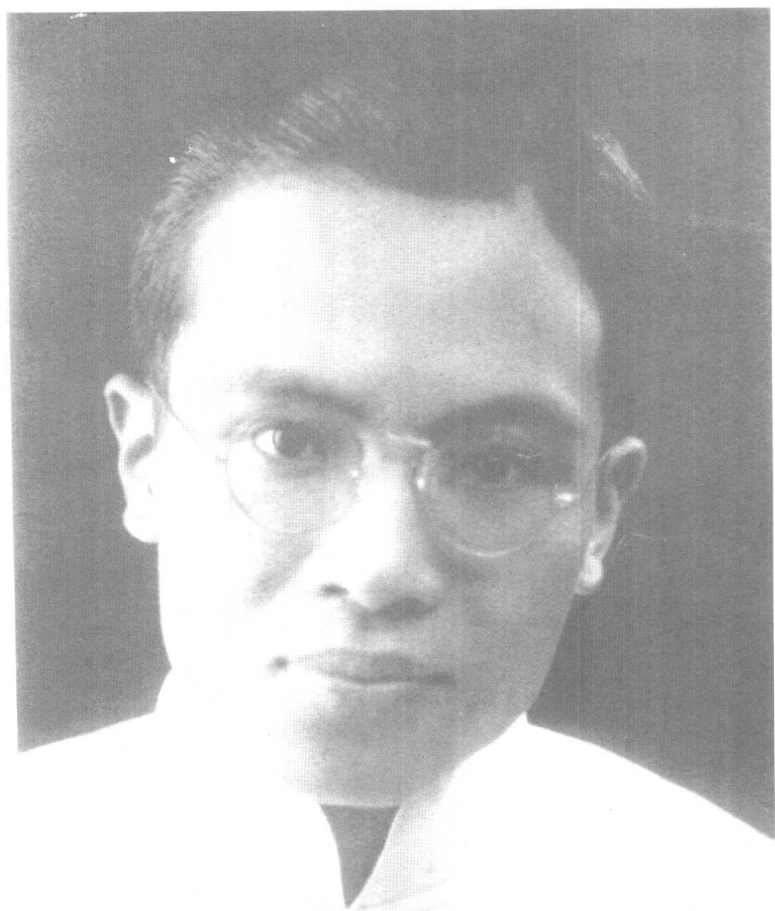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/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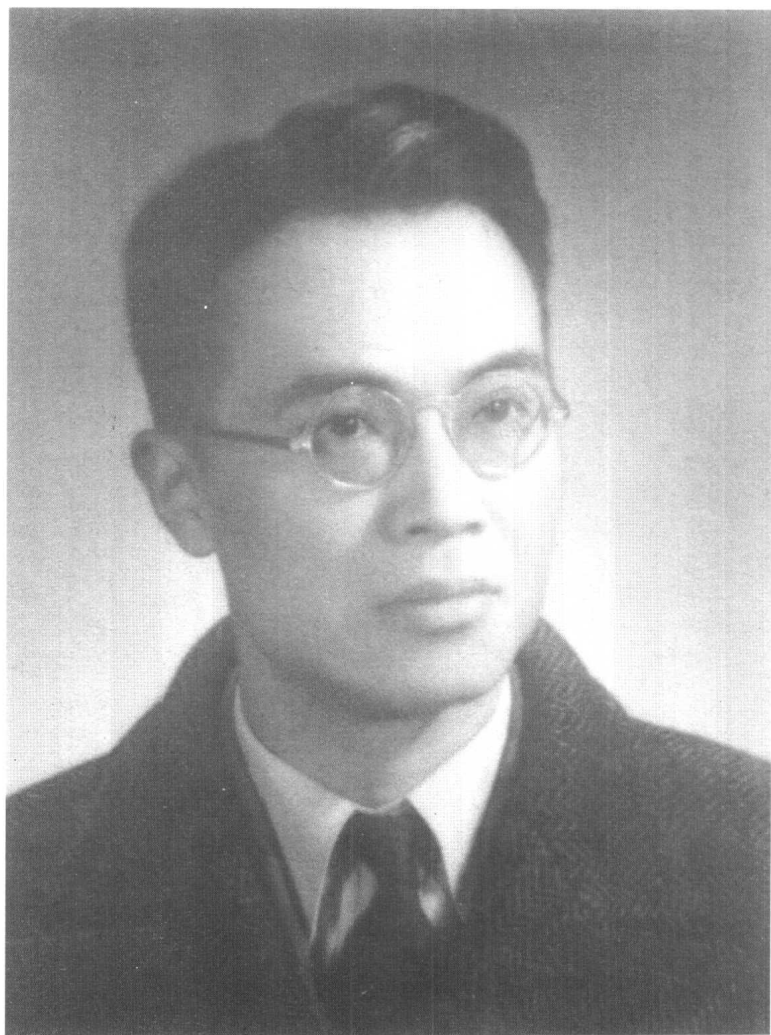
印 数/1 — 50 000 册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12 号 100029

E-mail: huaq@public.nethina.com.cn

ISBN 7—80120—316—X/I·52 定价:9.80 元









桃夭李榮造娉娉嫋嫋擁三蒼
 乍似列屏花鏤蜂喧方引睡
 松顙鵲語忽噴猩春心欲趁微
 波活裊綠難隨野草青
 共試中軍腰脚在更窈窕後
 賞上小亭 松雲小憩

錄素化



序一

假使这部稿子没有遗失或烧毁,这本书有一天能够出版,序是免不了的。

节省人工的方法愈来愈进步,往往有人甘心承认是小说或剧本中角色的原身,借以不费事地自登广告。为防免这种冒名顶替,我特此照例声明,书里的人物情事都是凭空臆造的。不但人是安分守法的良民,兽是驯服的家畜,而且鬼也并非没管束的野鬼;他们都只在本书范围里生活,决不越规溜出书外。假如谁要顶认自己是这本集子里的人、兽或鬼,这等于说我幻想虚构的书中角色,竟会走出书,别具血肉、心灵和生命,变成了他,在现实里自由活动。从黄土抟人以来,怕没有这样创造的奇迹。我不敢梦想我的艺术会那么成功,惟有事先否认,并且敬谢他抬举我的好意。

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

序二

此书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。《灵感》曾在傅雷、周煦良两先生主编的《新语》第一、第二期发表。《猫》曾在郑振铎、李健吾两先生主编的《文艺复兴》第一期发表。出版事宜又承徐调孚先生费力。并此致谢。

一九四六年一月三日

重印本序

考古学提倡发掘坟墓以后,好多古代死人的朽骨和遗物都暴露了;现代文学成为专科研究以后,好多未死的作家的将朽或已朽的作品都被发掘而暴露了。被发掘的喜悦使我们这些人忽视了被暴露的危险,不想到作品的埋没往往保全了作者的虚名。假如作者本人带头参加了发掘工作,那很可能得不偿失,“自掘坟墓”会变为矛盾统一的双关语:掘开自己作品的坟墓恰恰也是掘下了作者自己的坟墓。

《写在人生边上》是四十年前写的,《人·兽·鬼》是三十六七年前写的,那时候,我对自己的生命还没有愈来愈逼窄的边缘感觉,对人、兽、鬼等事物的区别还有非辩证的机械看法。写完了《围城》,我曾修改一下这两本书的文字;改本后来都遗失了,这也表示我不很爱惜旧作。四年前,擅长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的陈梦熊同志向我游说,建议重印这两本书。他知道我手边没有存书,特意在上海设法复制了原本寄给我。在写作上,我也许是一个“忘本”的浪子,懒去留恋和收藏早期发表的东西。《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》编委会成立,朱雯、杨幼生两位同志都要把这两本书收进《丛书》。我自信我谢绝的理由很充分:《写在人生边上》不是在上海写的,《人·兽·鬼》不是在抗战时期出版的,混在《丛书》里,有冒牌的嫌

疑。于是,《丛书》主要编委柯灵同志对我说:“你不让国内重印,事实上等于放任那些字句讹脱的‘盗印本’在国外继续流传,这种态度很不负责。至于《丛书》该不该收,编委自有道理,你不用代我们操心。”他讲来振振有辞,我一向听从我这位老朋友的话,只好应允合作。又麻烦梦熊同志复制一次,因为我把他寄来的本子早丢了。

我硬了头皮,重看这两本书;控制着手笔,只修改少量字句。它们多少已演变为历史性的资料了,不容许我痛删畅添或压根儿改写。但它们总算属于我的名下,我还保存一点主权,不妨零星枝节地削补。

《丛书》的体例对作者提一个要求,他得在序文里追忆一下当时的写作过程和经验。我们在创作中,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,而一到回忆时,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、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,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。我自知意志软弱,经受不了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,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。两本小书也值不得各有一序,这篇就当两用吧。

一九八二年八月

《灵感》有捷克语译本,见捷克《外国文学杂志》一九七五年第三期;《灵感》和《纪念》有英语译本,见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《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中国中短篇小说选》;《纪念》有俄语译本,见1985年 МОСКВА《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》出版的《纪念: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》。

出版说明

受到读者深深喜爱的《围城》，在文学上的光辉成就，举世公认。《人·兽·鬼》一书，则是钱锺书先生四十年代初在上海创作的，其成书和出版均稍早于《围城》。那时，日本正在侵略中国，几乎每天头顶上响着凄厉愤怒的空袭警报，在教书养家之余，钱先生完成了这部不同凡响的小说集。

《人·兽·鬼》于1946年6月上海开明书店正式出版，一时影响颇大但印数不多。经过三十六七年的沉寂，福建人民出版社合并《写在人生边上》以“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”的名义，在1983年再版了这本书，钱锺书先生为之修订了一些文字，并写下了《重印本序》。1989年初，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，在《钱锺书作品》中也收入了本书。1991年，福建人民出版社将此书转“海峡文艺出版社”重印，钱锺书先生在那本样书上，又作了一些修改。

由于历次印数有限，再加上有人冒名甘肃人民出版社印制了《钱锺书作品集》、《钱锺书文集》等盗本，均收有《人·兽·鬼》一书。钱先生历来对书贾为谋求蝇头小利，不予理睬。而主办机关大事如山，无暇顾及。盗本鲁鱼充斥，夺谬不一，横行市场，严重损害了读者。有鉴于此，本社向著作权所有人提出请求，在得到了同意和支持的情况下，我们依据作者改定稿排印，将它奉献给广大的读者。而同时使这部辉煌的文学艺术钜制，传薪无绝。

本书的书名是钱先生自己题写的。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1999.6

目 录

序一.....	(1)
序二.....	(2)
重印本序.....	(3)
上帝的梦.....	(1)
猫	(21)
灵感	(83)
纪念	(111)

上帝的梦

那时候,我们的世界已经给科学家、哲学家和政治家训练得驯服,沿着创化论、进化论、层化论、优生学、“新生活运动”的规律,日新月异。今天淘汰了昨天的生活方式,下午增高了上午的文化程度。生活和文明瞬息千变,变化多得历史不胜载,快到预言不及说。那时候,人生历程的单位是用“步”来计算;不说“过了一年”,说“又进了一步”,不说“寿终”,说“行人止步”,不说“哀悼某人逝世”,说“百步笑五十步”——笑他没多向前进几步。在男女结合的集会上,贺客只说“双飞”,不说“双宿”;只有少数守旧的人还祝这对夫妇“保持五分钟热度”,这就等于我们现在说“百年偕老”,明知是不可能的空话。但是这种进步的世界有一个美中不足,一切近百年史、五十年来来的“文化检讨”、日记、年谱、自传、“我的几分之

几的一生”，以及其他相类含有诟告性的作品，都失掉了效用。幸亏那时候的人压根儿就没工夫看书。至于写这类读物的作者呢？他们运气好，早抢先在二十世纪初叶投了胎，出世了，写了，死了，有人读了，没人读了，给人忘了。进化的定律是后来者居上。时间空间演化出无机体；无机体进而为动植物；从固定的植物里变出文静、纠缠住不放的女人；从活泼的动物里变出粗野、敢冒险的男人；男人女人创化出小孩子；小孩子推演出洋娃娃。所以，至高无上的上帝该是进化最后的产物。不过，要出产个上帝谈何容易。历史上哪一个伟人不在娘胎里住过十月才肯出世呢？象现在有四万万互相残害的子孙的黄帝，就累他母亲怀了足足二十个月的孕；正位为太上道德真君的老子也在娘胎里住了八十年，然后呱呱下地，真是名副其实的“老子”了。所以当天演的力量，经过数不清的年头，创化出一位上帝时，人类已在这世界里绝迹了——也许就为“双飞”而不“双宿”的缘故，甚至进化论者也等不及了。因此，这个充满了物质的世界同时也很空虚，宛如一个放大了无数倍的愚人的头脑。

正在深夜。古旧的黑暗温厚地掩覆住衰老的世界，仿佛沉重的眼皮盖在需要休息的眼睛上。上帝被天演的力量从虚无里直推出来，进了时空间，开始觉得自己的存在。到此刻，自古以来神学家和玄学

家的证明,情人、战士、农人和贫苦人的祈祷,总算有个主儿。但是,这许多虔诚的表示,好比家人寄给流浪者的信,父母生前对于遗腹子的愿望,上帝丝毫没有领略到。他张开眼,什么都瞧不见。身子周围的寂静,无边,无底。已消逝的人类的遗习,在上帝的本能里半醒过来,他象小孩子般害怕,要啼哭。然而这寂静好久没给人声打破,结成了胶,不容许声音在中间流动。上帝省悟到这身外的寂静和心里的恐怖都是黑暗孵底的。他从此恨黑暗,要求他所未见过、不知名的光明。这要求一刻强于一刻,过了不知多少时间忽然黑暗薄了一层,夜减少了它的压力,隐隐露出高山深谷的轮廓,眼睛起了作用,视野里有了收获。这使上帝开始惊奇自己愿力的伟大。他想,他不要黑暗,黑暗就知趣让步。这还不够!本来望出去什么也没有,现在他眼睛所到,黑暗里就会生出东西,庞大地迎合着自己的目光。以前人类赞美万能创世的歌声,此时在上帝意识层下似乎又颤动着遗音和回响。

上帝也有人的脾气,知道了有权力就喜欢滥使。他想索性把黑暗全部驱除,瞧它听不听命令。噢!果然一会儿东方从灰转白,白里透红,出了太阳。上帝十分快乐,他觉得这是他要来的,听他的吩咐。他给日光射花的眼睛,自动地闭上,同时心里想:“好厉害的家伙!暂时不要它。”说也奇怪,果然眼前一切